

海洋首都裡的大武山風—— 都市聯合豐年祭的高雄魯凱族

海洋の首都の中の大武山風——都市連合豊年祭の高雄ルカイ族
The Tagarawsu Wave Seen in the Maritime Capital:
The Dreokay in the Kaohisung Joint Harvest Festival

文・圖 | Camake (高雄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兼任講師)

2011年6月18日，縣市合併之後的第一次高雄市原住民族聯合豐年祭，在衛武營擴大舉行。驕陽下，等著算人頭領補助的各族隊伍，一哇哇，無精打采地排著隊，聽著台上從副市長、主委、立委、議員、區長到原鄉各校校長、頭人的致詞，台上口沫橫飛，台下卻曬得快要凋謝。



縣市合併後的高雄市聯合豐年祭各族會師，是民族識別的場域。

縣市合併後的聯合豐年祭

「厚～一個開幕式就要1個小時，哪有這樣…我們魯凱族最倒楣了，我們的衣服最厚、最重，你看我們身上戴的，再加上頭飾，都快3公斤了…」盛裝的盧英妹拿著現場四處散發的傳單猛搨，瞪著台上致詞的長老，「你看那個布農族的，穿那麼涼快，他們都不知道我們很熱耶…」

縣市合併之前，高雄市是典型的大都會，從原鄉移居到此的原住民，以花東的阿美族為

最多，約有5千人，占全市原住民的一半。是以，自12年前聯合豐年祭開辦以來，阿美族各部落旅高同鄉會一直是各項表演與競技的焦點。在2010年合併高雄縣之後，原本就比高雄市面積還大的桃源鄉，成了大高雄市轄下的1個區；以桃源、那瑪夏為原鄉的布農族，躍居全市最多數的原住民族，也無怪2011年大會的主題、表演、圖案，處處可見布農族的紋飾。阿美族人雖然氣勢上似乎「含蓄」了一點，但近2千人占會場過半的實力，仍是活力四射、盡情地跳著大會舞。



盛裝出席聯合豐年祭的魯凱族人。

各族聚於都市 民族識別浮現

「他們不能這樣啊～阿美族的人習慣平地，不怕熱，我們又不是這樣……噢？你怎麼穿這樣，穿阿美族的衣服跑進來？」族語老師洪金玉埋怨歸埋怨，眼尖的她一臉狐疑地抓著一個小伙子質問。

「沒有啦～這不是阿美族的衣服啦，你看這是人形紋啦～魯凱的啦，這改良的啦，比較涼快啦…」年輕人慌忙辯解。

「你這個…不是這樣啦…哪有人用印的，

都麼是用繡的…」洪金玉一邊數落一邊吆喝著，「好啦，欸！那個誰，你負責，下次找一件真正的、魯凱的衣服給他，這樣穿不三不四的…」

都市裡，原住民族的民族識別就在今天了。平時白浪長官對原住民也不是不好，口口聲聲說要保存原住民族文化，但對於原住民文化的瞭解卻稀少得令人嘆息。台灣原住民族的文化差異之大，在各自原鄉裡或許還不易察覺；但到了都市裡，相互比較，各族的差異就



都市裡，原住民族的民族識別就在聯合豐年祭了。台灣原住民各族的文化差異，各自在原鄉裡或許還不易察覺；但到了都市裡相互比較，差異立刻可見。相對於人口眾多的阿美族，小族的焦慮尤其明顯。

出來了。相對於人口眾多的阿美族，小族的焦慮尤其明顯。

「我不是教他們族語而已，重要的是文化」，洪金玉帶著點氣，叨叨地解釋著，「我說過多少遍，只要有族語比賽，或是像今天正式的場合，有其他的族在，就要穿我們自己魯凱的衣服，你們回家要叫爸媽把壓箱寶拿出來，穿上去，放在家裡給誰看？」「我很重視服裝，整套的，還有頭飾喔，有的小朋友上台，族語講得不好也就算了，連服裝也隨便怎麼可以呢？態度，那個態度，從你的服裝可以看出來，很重要！」

都市裡的魯凱族面臨挑戰的不只是平地文化的浸染，周遭阿美族、布農族、排灣族等相對強勢文化，往往成了替他們發聲的代言者。然而，保守、拘謹、重視傳統的民族性格，仍然不經意地流露，年輕人對長輩的教訓是很在意的。「一般說來，我們的年輕人都很認份，也是比較喜歡安定。有固定的薪水、把長官交代的事情做好就好，這樣的工作是最好。」

「其實，當魯凱族的年輕人是很辛苦呢！」50幾歲，但還算是「年輕人」的鷓摩勒賽開玩笑說，「我們對老人家很尊敬的呢。有些年輕人在城市工作，回霧台，穿得比較流行一點，就會被念欸～還不是一個人念喔，一下子，全霧台的人都會對你指指點點。」「所以有些人，覺得煩，就不大回去了。」



二戰後許多外省籍軍人迎娶魯凱族女性組成家庭，形成「外省魯凱」族，魯凱文化淡了、擴散了。直到原住民族身分認定新制通過後，急著重拾魯凱身分的新一代平地魯凱族人，溯源是那麼地必要與急切。

回鄉 觸發魯凱族自覺

「老人家」是家庭的重心，在原鄉如此，到了都市也是如此。魯凱族移居都市裡的時間不長，最久者，不過是在都市中誕生了第三代，且多半還在就學。在都市魯凱族家庭裡，孩子仍可感受到在父母或祖父母身上透露出的原鄉文化。

那是怎樣的文化？是族語嗎？不全然是。有些30-40歲的族人，出生在都市或是平地的三和美園，族語程度頂多到聽得懂，早已經不熟稔。那麼，是飲食習慣嗎？也不盡然。平時餐點與主流社會無異，不時多了點蕃薯、阿拜、吉那富，也不覺得是為了告慰鄉愁的懷念，而是自然而然地就會出現在餐桌的一般食物。或許是回山上探望父母順便帶些下來，也或許是



對於急著重拾魯凱身分的新一代平地魯凱族人，溯源是那麼地必要與急切。

親戚朋友多做一些，分送給大家。共享、分食，傳統的慣習依然在都市的里巷間流動著。然而，讓下一代真正感受到原鄉文化，真正地能觸發自覺歸屬於魯凱族的，卻是「回鄉」。

有的家庭每個週末，有的家庭每隔幾週乃至數月不等，總會回山上或是美園看看。高雄霧台魯凱族人口中的「家」，是指平日生活的、高雄市區、現居的「家」；而「家鄉」，則不一定了，也許是高雄市區、也許是美園、也許是霧台。在台灣各高山原住民族中，魯凱有個特別的集體移居經歷，即位於屏東平原上的三和村美園巷（三和南村）。1953年時，政府鼓勵霧台的魯凱族人，以及三地、瑪家的排灣族人，移居到隘寮溪南側的洪氾平原上開墾，形成今日由內埔鄉、鹽埔鄉、長治鄉包圍，卻是做為瑪家鄉行政飛地的三和村。

目前，許多定居於高雄、屏東市區的魯凱族人，部分由霧台鄉、部分由美園移居至此。大武山腳下的美園聚落，有山上部落緊緻的親族與鄰里關係，但在周邊客家、排灣、外省榮村的影響下，彼消我長，美園有著不一樣的魯凱風貌：「是魯凱村，但是，是比較『淡』的魯凱村」，這是大家的共識。

從港都高雄吹回大武山的風

的確，在基督宗教、跨族通婚現象與集體移住的政策下，一種「平地魯凱」儼然形成。三和村在行政上屬於山地鄉瑪家鄉飛地，在身分認定上，在此出生的族人，屬於山地原住民是無疑的。但是民族集體的識別邊界，如慶典，卻必須回到山上，才能再度拾回。生命禮儀中最重要的婚禮與喪禮，在基督教儀式的普及之下，魯凱文化已經只剩宴席後，圍圈圈的四步舞。

而二戰後許多外省籍軍人迎娶魯凱族女性組成家庭，就近住在營區附近的屏東龍泉、高雄岡山，繁衍下一代，也形成更多、身上留著來自父源的主流都市文化，高過母源的、魯凱



李重志 Camake

Holok人，1969年生於台北大龍峒。目前為國立政治大學民族學系博士生、國立高雄大學通識中心兼任講師，高雄市原住民部落大學講師，開設課程為「台灣原住民族社會與文化」、「世界民族與民族衝突概論」等。目前研究領域為都市原住民。

文化的「外省魯凱」族。魯凱文化沒有斷，而是淡了、擴散了，潛藏在平地的外省家庭裡。直到原住民族身分認定新制通過後，一一地浮現。急著重拾魯凱身分的新一代平地魯凱族人，溯源是那麼地必要與急切。曾經由大武山吹向港都高雄的風，現在似乎必須由這個海洋首都，再吹回去了。

或許唯有回到霧台山上，才是真正回到原鄉。對於孩子，這是訴說家族與親戚關係的實地踏查；對於自己而言，「唉～就是那種說不出來的輕鬆的感覺」，鷓摩勒賽感慨道。

「你到了山上，才會發現自己是山上的人，風吹起來都不一樣，我不是在霧台生的喔，但霧台還是比較像我家」，葉惠美肯定的語氣，伴隨著身後擾攘的豐年祭歌舞，「這裡的風黏黏的，跟山上的都不一樣，真得很受不了，還是山上比較好…」

聯合豐年祭花枝招展的異族歌舞對魯凱族來講，如都市裡眼花撩亂的百貨櫥窗，風吹過去，耳朵聽到的卻是心裡的聲音。

naruwan na iyanaya hoiya ho hai yan

哎呀～～大武山是美麗的媽媽

流呀～～流傳著古老的傳說

你使我的眼睛更亮，心裏更勇敢

我們現在已經都回來，為了山谷裡的大合唱

我會走進這片山林，再也不走了

（胡德夫，〈大武山美麗的媽媽〉）◆